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滹南集卷三十二　　　金　王若虛　撰

雜辨

舊說孔子問禮於老聃而聃所著書專薄禮學論者疑別有老子予謂聃雖不喜禮學然以大賢而嘗仕于周其於典故豈無所聞亦猶萇弘之於樂郯子之於官名孔子問之亦何足怪但不知果嘗問與否耳蓋自莊周寓言設老聃訓誨孔子事以自尊而漢儒記

禮有問諸老聃之語世遂信之夫司馬遷最喜老子者然其為傳尚不能詳其主名及生於何代安知果與孔子同時哉

莊周詆訾孔子之徒益其學本於黄老加以天資刻薄猖狂恣睢而無忌憚則其輕蔑吾儒無足怪者東坡乃謂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譬楚公徽服出亡其僕操箠而罵以為倒行而逆施者此出于愛周而强為解釋也彼公子之僕權以濟事不得已焉耳

周之于孔子其有不得已者乎

舜命羣臣自伯禹而下二十二人姓名職掌見于虞書班班可考也而左傳載季文子八凱八元之說何所本哉杜氏以八凱為垂益禹臯陶之倫八元為稷契朱虎熊羆之屬葢妄相配合耳且書言禹作司空宅百揆契為司徒敷五教而文子則云使八凱主后土以揆百事使八元敷五教於四方是八凱同任禹之職而八元並預契之政也無乃戾乎其言四凶亦與

書不合此殆誣謬而杜氏強為解釋無足憑焉學者盍亦言乎經而已

季文子言元凱世濟其美而堯不能舉四族世濟其凶而堯不能去舜能舉而去之故天下同心歸戴夫堯舜百王之冠冕皆聖人也使堯誠不舉善而去惡尚足為聖乎此固無稽而劉道原以為堯知舜于側微而天下未服故遺之大功二十闕亦妄意之說也

文王遇呂尚於渭濱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

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此以三字為義而世遂單稱太公如周召之類或又以望子為名皆非也至范雎傳載秦昭王語云周文王得吕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仲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此又直謂以先君呼之矣豈不愈繆哉

經傳稱秦伯為穆公或亦作繆是二字通用也而蒙恬對胡亥云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

故立號曰繆然則二字義殊繆當音靡幼反矣不知

恬何據而云且二字既殊豈得並舉邪

唐高定年七歲讀湯誓問父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

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

社是順人乎郢異之按湯誓云爾尚輔予一人致天

之罰予其大賚汝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而已定

之所舉乃甘誓之辭也

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文理

甚明而唐劉乃云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囹
狝如此豈其有所脫遺邪

屈原離騷有漁父篇賓主問答其辭華麗而雜以韻語
此葢假設以見意與卜居一體耳司馬遷乃取以為
傳劉子元旣知其非矣而班固古今人表遂列漁父
之名使誠有斯人者觀其所言不過委順從俗以求
自全者耳何遽至九等中第二哉

退之雜說曰馬之能千里者一食常盡粟一石食不飽

力不足則才美不外見而不可求其能千里又以食之不盡為不識馬嗚呼千里之材固有異于常馬者然亦非徒以善食而後能也退之平生以貧而號于人嘆一飽之不足者屢矣豈其有激而云邪

劉原父自號公是先生貢父號公非先生貢父云是其所是為易非其所非為難或評王介甫明于知君子暗于知小人予謂此皆過論也非者是之對也小人者君子之反也能是其是則能非其非能知君子則

能知小人矣世豈有能識白而不能識黒能辨東而不能辨西者乎

魯直與其弟幼安書曰老夫之書本無法也但觀世間萬縁如蚊蚋聚散未嘗一事横于胸中不擇筆墨遇紙則書紙盡則已亦不計較工拙與人之品藻譏彈譬如木偶舞中節拍人歎其工舞罷則又蕭然矣此論甚高然彼於文章翰墨實刻意而好名者殆未能克其言也蓋嘗自跋其書云學書四十年今夜所謂

鼇山悟道書又曰星家言予六十不死當至八十茍如其言當以善書名天下是可喜也觀此二說其得謂無心者乎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山谷嘗以三錢雞毛筆書葢不得已耳誠使佳者固當有間而云在手不在筆此一時誇辭非中理之論也

滹南集卷三十二

滹南集卷三十三

金　王若虛　撰

謬誤雜辨

公羊曰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葢接上文將弑君之辭也唐明皇廢王后詔云見無將之心劉從諫理王涯等究云有如大臣挾有無將之謀自宜執付有司蕭遘斥時溥之姦云畢侮王室有無將之萌如何道來後人用此字往往不安也

王戎問阮瞻莊老與聖人其旨同異瞻以將無同答之戎咨嗟良久乃辟為掾時稱三語掾瞻意葢言同耳晉人例重玄學故戎深喜而世多疑之夫將無云者猶無乃得無之類庾亮令褚裒認孟嘉于衆中裒指嘉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苟晞從子母求為將晞拒之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將無後悔邪劉裕受禪徐廣攀晉帝車泣涕謝晦謂曰徐君將無小過皆是類也世說載褚裒語正作得無通鑑載謝晦語亦然以此

可知其為同世說記三語事則又有衛玠嘲之之辭
云一言可辟何假于三蓋欲直言其同而不必更加
疑耳今通鑑所載既依本文而溫公自節本乃改為
無同異豈溫公于此亦未詳歟而林氏又為之說曰
二則有同有同然後有異一則無同無同然後無異
求其同且不可得尚可以求異乎何謬妄之甚也
後漢陳煒謂孔融幼而聰慧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
將不早慧乎將不亦猶將無也蓋以煒言融雖早慧

而大未必奇故融復言煒既大而不奇則疑于早慧也或謂實言其不早慧誤矣世說云殷仲堪之荆州王東亭曰德以居全為稱仁以不害為名今宰牧華夏處殺戮之任與本操將不乖乎殷曰臯陶造刑辟之制不為不賢孔丘居司寇之任未為不仁南史荀萬秋對策父祖以示釋道琳道琳答曰此不須看若非先見而答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答貧道奴皆能之祖曰此將不傷道德邪答曰大德所以不德竟不

看馬推此類則其義可見矣

學者多疑寧馨之義或以為美或以為鄙皆非也山濤目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此美之之辭也南史宋王太后怒廢帝曰將刀來破我腹生寧馨兒此鄙之之辭也夫寧馨猶言如此然也今世方言往往有近之者但聲之轉耳故張謂詩以對阿堵劉夢得送日本僧云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平仄雖殊其意一也宋書

於太后語加如此字葢誤而不足憑馬魏書作如馨
是則大同而小異耳東坡和王居卿平山堂詩云六
朝興廢餘丘壠空使姦雄笑寧馨殊無義理特迫于
趂韻姑以為王衍之名而已近觀吴曾漫録亦論此
字併載王衍廢帝事云晉宋間人以寧馨為不佳故
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為詆叱之語豈非以兒為非馨
香者邪張劉二詩葢乖其義比大謬也山濤之言分
明是歎美安得併謂之詆叱哉又以寧馨為非馨香

其鄙陋可笑甚矣洪邁容齋隨筆云劉真長謂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戰鬬求勝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強來捉人臂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至今吳中人語言多用寧馨字為問猶言若何也予謂邁引晉人語為證是矣若何則義不然惟城陽居士桑榆雜錄曰寧猶如此馨語助也此得其當

城陽居士桑榆雜錄云王衍呼錢為阿堵物東坡和陶

詩以阿堵為墻或指佛書云理應阿堵上阿堵如俗言阿底也不應為墻若顧愷之所謂傳神寫照正在阿睹中則阿睹乃眸子耳此字從目按東坡和陶詩云阿堵不解飲誰歟此頗然此亦指墻而言阿底與王衍之呼錢無異豈遂以為墻之名哉愷之語從目者葢一時書寫之偶然或俗子以意改之其實訓義皆一不妨通用然則東坡未嘗以堵為墻而城陽安認睹為眸子也

世說陳元方子羣季方子孝光各論其父功德爭之不決諮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益言其賢相等不能相勝也晉王珣弟珉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彌難為兄法護珣小字僧彌珉小字也北齊邢子良愛王晞之清悟與晞兩兄書曰恐足下方難為兄不暇慮其不進比言弟過于兄也後魏杜正元贊云難兄難弟信為美哉此言在昆季中最優也今人作書簡往往呼朋友為難弟難

兄其義未安豈別有據乎賀知章曰見紫芝眉宇令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之元德秀字也今人書簡遂有紫宇之稱不成語矣

司馬相如傳曰相如奏大人賦上覽之大悅飄飄有凌雲之志似游天地間意葢武帝好仙而相如所陳皆飛騰超世之語適當其心故自有凌雲之志而學者多以為文辭可以凌雲何也李白詩云相如去蜀謁武帝赤車駟馬生輝光一朝再覽大人作萬乘忽欲

凌雲翔比得之矣彼有云高義薄雲天凌雲健筆意
縱横者非本乎比自不妨
左氏言病在膏肓膏肓者胷鬲之間猶心膂肺腹之類
耳或遂以膏肓對錮疾是豈病之目邪新唐書李靖
傳至謂靖為蕭銑輔公祏之膏肓其謬益甚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此特喻其所
出寖大而已世遂以制語為絲綸而職翰苑者謂之
掌絲綸又有綸闈綸閣之稱古今相襲恬不以為怪

不亦過乎

主父偃傳附嚴安上書事索隱曰嚴本姓莊明帝諱後並改為嚴然則遷史本皆莊字而東漢人改書如此也然張湯傳先稱嚴助而復云莊助東越傳又云莊助詰田蚡張倉傳又書莊青翟相如傳首書莊忌夫子至漢書申屠嘉田蚡傳皆作莊青翟而公孫宏傳始作嚴子雜亂不齊盖校定者失之不精耳

左傳齊景公更晏子之宅晏子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

譖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惟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吾敢違諸乎予謂自諺以下皆晏子之語也而與傳者語尤無別可乎必有脫字

書稱乃心乃祖乃父乃之訓汝也周瑜上孫權疏云是瑜乃心日夜所憂郤正教劉禪語云乃心西悲無日不思揚子雲逐貧賦云昔我乃祖宣其明德沮渠蒙遜謂其衆云吾之乃祖翼奬竇融保寧河右無乃悖乎

史記言四皓定太子事云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當作本留侯石慶數馬事云猶然如此當作然猶通鑑稱苻堅喜王猛誅諸豪強云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當作今始郭從謹言于唐明皇云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當作知必德宗閒李泌補戍卒之說云如此天下復無事矣當作無復權德輿論光武封子密事云反乃爵以通侯當作乃反

南史齊東昏遊獵至蔣山定林寺一沙門病不能去應

時殺之左右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獐鹿亦不射邪仍百箭俱發宋蕭琛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戰栗劉瑱妹為鄱陽王妃王死妃追傷成疾瑱令人畫王與平生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者密使媼姊示妃妃視竟仍唾之因罵云故宜其蚤死詳此三仍字皆當作乃南北史中此類甚多豈傳寫之誤耶

古人言文集行于世者世間也或有云行于代者代字

雖亦訓世義自差殊武三思言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此本只是世字葢當記録者避太宗之諱故易之而後之作史者遂相仍而不删其實不成語也

古人言底事底物底處有底作底底之訓何也今人或認為此字之義誤矣

史記平準書云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漢書食貨志亦同師古曰大氐猶言大凡無慮亦謂大率然則語

意重複矣史記稱莊周之書大抵率寓言率亦大抵也

退之復志賦云伊時勢而則然子厚夢愈膏肓疾賦云中豎攻有兆之者而則之者而語病也科舉子或時犯之葢不足怪孰謂二公而有是乎

孔子言十五志于學至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葢自述其平生次第如此非世之所共也而後人文字中便以知命耳順從心為歳數之稱既已非是而南齊

書文惠太子傳云年始過立劉子元自序云年已過立豈不愈謬哉

曲禮所記自幼學至于期頤皆漢儒强名本無義理而世之俗學亦或以為年齡之目蘇易簡之死未及四十然已經執政矣或記其事云竟不登彊仕而卒可以一笑

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綺襦紈絝之間而非其好紈綺貴戚子弟之服耳劉子元自述其兒童時事云年

在紈綺比何謂哉潘岳嘗言予年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人之衰白早晩固自不同而庾信哀江南賦序云信始二毛即逢喪亂亦非也

楊大年嘗言禮稱四十彊仕七十致事凡仕于公者古制不過三十年大年十一歲解褐甫四十以疾辭位葢以此予謂曲禮之說出于漢儒所撰以意強名而謂之古制殆不然也夫年及七十不論古制自當退休必曰四十而後仕仕不過三十年則有何義理而

考之古人亦曷嘗拘此哉

退之叙張巡事云許遠與巡同年生日月後于巡呼之為兄是巡年為長也而新唐書遠傳云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為兄未知孰是更當考之

文字中有曰同年而語一日之長者予竟不曉同年一日之義當與知者商訂

書言百姓凛凛若崩厥角釋者謂既崩其角無所容頭文理甚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

首已為乖異意者或有闕誤而班固論王莽乃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舊唐論太宗又云皇威所被黎顙厥角復何謂邪孟子注昏不可曉未敢憑也

論語稱有朋自遠方來而後周蕭大圜云有朋自遠揚搉古今豈成語哉然歐公集古録載後漢一碑已有此語則其繆久矣南齊巴陵隱王寶義為太尉詔曰不言之化形于自遠尤不可也

論語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其文甚明非

難辨也而唐太宗旌賞孫伏伽詔曰朕惟寡德不能
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之問曰陛下性與天道
非臣等愚所及令狐德棻周書贊曰闕里性與天道
修六經以維其末何其繆耶
論語稱夫子言唯謹爾唯語辭也史記石奮傳遂用唯
謹字而後世史傳凡言人性行謹者往往以此為成
言豈非習還之誤耶
自東漢以來史傳文集中往往以貽厥為子孫之名友

于為兄弟之名至有謂隆於友于傳諸貽厥者公然相襲恬不知怪近世或辨其繆矣然不特此也書稱知人則哲而范曄云則哲之鑒惟帝所難宋文帝云吾無則哲之明沈約云有以見武皇之則哲詩稱王赫斯怒而薛綜上孫權疏云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又有言發赫斯之命者論語稱色斯舉矣左雄上疏有云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者范文正秋香亭賦云貲土爰之正味劉平等傳引云鐘鼓非樂

云之本孔子曰盍各言爾志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梁簡文論古今文體不同則有俱為盍各之辭司馬貞譏史記不傳季禮則有何為蓋闕之語嗚呼學者於義訓幽深隱奧者容有差誤至于此類如辨白黒矣而鹵莽若是其與朦瞽何異哉東坡詩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希年此則滑稽以為嬉笑者耳而藝苑雌黃與友于貽厥同譏過矣

詩云潸焉出涕語云夫子喟然而嘆潸者涕之貌喟者

嘆之聲耳詞人便有涕淚潸拭餘潸坐喟喟也等語殆不可也

穀梁曰三軍之士粲然皆笑粲只是笑貌耳宋子京筆記曰粲明也萬衆皆啓齒齒既白故以粲義包之其謬論不必辨也

柳文言世塗昏險云擬步如漆却是地黑也歐詩言夜色晦冥云舉手向空如抹漆却是皮膚黑也

今韻略定上下字有可疑者其訓上字也在上聲則曰

方將欲上去聲則曰元在物上及訓下字乃反之何

邪

柳下惠言伐國者不問仁人此蓋拒魯侯之辭耳慕容

德勸燕主暐伐秦遂曰願獨斷聖慮無訪仁人豈所

謂以意逆志者哉彼夷虜之人蓋不足責然世之書

生類此者亦多矣

蒯通曰天下匈匈爭欲為陛下所為顧力不能霍去病

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師古訓顧為念揚雄

解嘲云顧嘿而作太玄五千文師古曰顧反也二義
皆非葢比等字不能形容但可意會耳
茅墣三餘録云孟嘉墓誌桓温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之意答以漸近自然晉史更之曰漸近使之然
殊失其旨葢肉聲者歌也不假于物故曰自然嘉之
意謂絲聲之假合不如竹聲之漸近竹聲之漸近又
不如肉聲之自然也然古人以歌謳名者如王豹綿
駒秦青之流皆男子也而此專言聽妓則知俚語所

謂詞出佳人口者其來已久以古意推之歌舞管絃不必專言聽妓予謂璞表出墓誌之語以證晉史之失殊快人意至其分别漸近自然之義及辨論妓字皆非也葢漸近自然總言三節只是一意而云假合不如漸近漸近不如自然何邪聽妓即聽音樂也本作伎教坊記謂太常樂人為聲伎兒舊唐李勣臨終與家人别堂上奏女妓通鑑賀蘭敏之居喪釋縗經奏妓葢妓伎二字本通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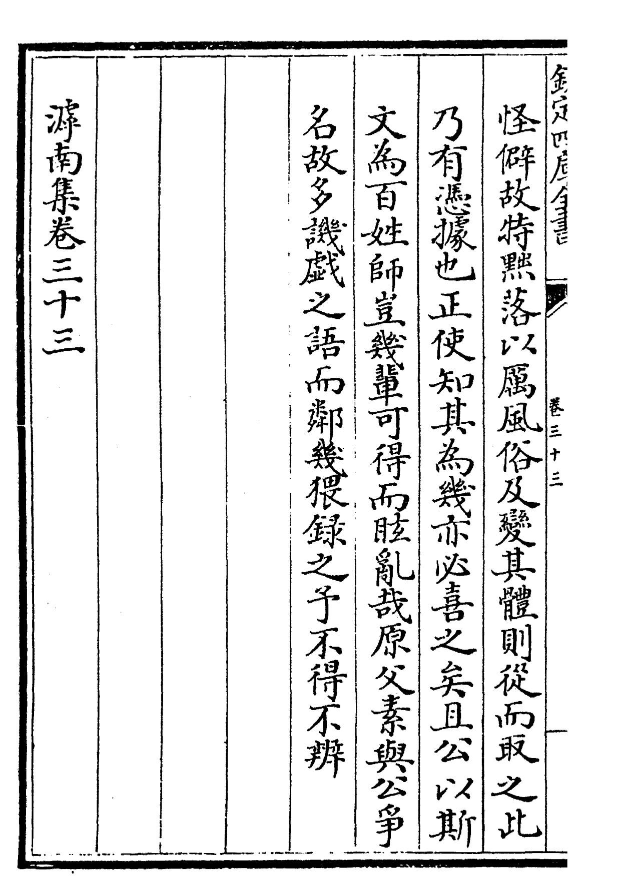
魏志鍾繇議田疇讓封爵事曰子路拒牛仲尼謂之止善雖可激清勵濁猶不足多裴松之曰按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與繇所引不同未審繇誤或别有所出予謂此皆小説寓言縱有所出亦何足信哉

魏略曰華歆與邴原管寧相善時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頭原為腹寧為尾裴松之謂原之徽猷懿望無媿華公寧含德高蹈恐難為尾魏略之言未可以定其先

後所評固善然劉義慶世説亦載此事葢云寧為頭
歆為尾乃與松之意合不知所傳果孰為真也
謝安初不就徵辟夫人劉氏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静退
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但恐不免耳説者皆
以為恐不免富貴而吳曾漫録云恐不免禍難此於
不免字固亦可通然以掩鼻之意觀之似不爾也
類説張尚書故實云梁武帝令殷鐵石於大王書中搨
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召周興嗣曰卿

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鬢髮皆白殆謬說也此文雖不足觀然皆偶儷韻語要是人之所撰豈有漫取不重之字而適能相就乎或言本晉武時鍾繇撰進年代久遠又因兵火壞亂不能成章上乃令興嗣韻之是則有理矣

江鄰幾雜志云歐陽永叔知舉太學生劉幾試卷鑿紕俄有間歲詔幾懼改名煇既試永叔在詳定所升作狀元劉原父曰永叔有甚憑據予謂不然公本疾其


怪僻故特黜落以厲風俗及變其體則從而取之比乃有憑據也正使知其為幾亦必喜之矣且公以斯文為百姓師豈幾輩可得而眩亂哉原父素與公爭名故多譏戲之語而鄰幾猥録之予不得不辨

滹南集卷三十三

滹南集卷三十四

金　王若虛　撰

文辨

相如上林賦設子虛使者烏有先生以相難荅至亡是公而意終葢一賦耳而蕭統别之為二統不足怪也至遷固為傳亦曰上覽子虛賦而善之相如以為此乃諸侯之事故别賦上林何哉豈相如賦子虛自有首尾而其賦上林也復合之為一邪不然遷固亦失

也

張衡二京一賦也而文選析為二首左思三都一賦也而析為三首若以字數繁多一卷不能盡之則不當稱某京某都而各云一首也豈後人編集者之誤而不出于統緻然世說載庾亮評庾闡南都賦謂可以三二京而四三都又何也

晉宋史載淵明歸去來辭云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

為皇皇欲何之已矣乎之語所以便章而為斷猶系
曰亂曰之類則與上文不相屬矣故當以時字之字
為韻其留字偶與前休字相協而已後之擬者自東
坡而下皆雜和之然則果孰為韻邪近見陶集本作
能復幾時此為可從葢八字自是兩句耳然陶集云
胡為乎遑遑兮欲何之殆不可讀却宜從史所載也
劉禹錫問大鈞賦云楚臣天問不酬今臣過幸一獻三
授上二句脫兩字何卜賦云時乎時乎去不可邀來

不可逃淹子孰捨操夫操所以對捨也上當脫三字

又云董子毒豕苓雞首之賤毛亦有脫誤處禹錫集

文粹所載皆然安得善本而考之

東坡杞菊賦云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墨瘦諸本皆

同近觀秘府所藏公手書此賦無瓠墨二字固當勝

也

東坡詩論其末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

夫興之不可與比同則詩之意可以意曉而無勞而

其中又有云嗟夫天下之人欲觀于詩其必先知比興比十六字益重複也不惟語言為贅其於上下文理亦自間斷此灼然可見而諸本皆無去之者葢相承其誤而未嘗細考也

左氏文章不復可議惟狀物論事辭或過繁此古今所知也如韓原之戰晉侯乘鄭駟慶鄭以其非土產而諫之言其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足矣至云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興外彊中乾何必爾邪

左氏書晉敗於邲軍士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獻帝紀六帝渡河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以刃攀斷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劉子元稱邱明之體文雖缺略理甚昭著不言攀舟以刃斷指而讀者自見其事予謂此亦太簡意終不完未若獻帝紀之為是也

洪邁容齋隨筆云石駘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

弓之文也今之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而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然古意衰矣慵夫曰邁論固高學者不可不知然古今互有短長亦當參取使繁省輕重得其中不必盡如此說也沐浴佩玉字實多兩處夫文章惟求真是而已須存古意何為哉

邵氏云讀司馬子長之文茫然若與其事相背戾伯夷傳曰予登箕山其上有許由冢意果何在下用富貴

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歲寒然後知松栢等語殊不類其事所以為宏深髙古歟視他人拘拘宭束一步武不敢外者膽智甚薄也慵夫曰許由之事何關伯夷遷特以其讓國髙蹈風義畧等而傳聞可疑因附見耳然亦不足為法也若夫富貴不可茍求歲寒知松柏等此正合其事矣安得為不類且為文者亦論其是非當否而已豈徒以膽智為貴哉遷文雖奇踈拙亦多不必皆可取也邵氏之言太髙而過

正將誤後學予不得不辨

洪邁云司馬遷記馮唐救魏尚事其始曰魏尚為雲中
守與匈奴戰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
其賞不行而又申言之曰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
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重言雲中守
及姓名而文益遒健有力今人無此筆也予謂此唐
本語自當實録何關史氏之功若以文法律之則首
虜差級削爵罰作之語宜移于前而前語復換于後

乃愜葢始言者其事而申言者其意次第當如此耳重言官職姓名其實冗複吾未見其葢健也宋末諸儒喜為髙論而往往過正詎可信哉

洪邁云文之繁者各有當史記衛青傳云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户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户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户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

侯封不虞爲隨成侯封戎奴爲從平侯減史記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樸贍可喜予謂此本不足論若欲較之則封户之實當從史記而校尉之稱漢書爲勝也

司馬遷之法最踈開卷令人不樂然千古推尊莫有攻其短者惟東坡不甚好之而陳無已黄魯直怪歎以爲異事嗚呼吾亦以千古雷同者爲不可曉也安得如蘇公者與之語此哉

晉張輔評遷固史云遷叙三千年事止五十萬言而固叙二百年事乃八十萬繁省不同優劣可知此兒童之見也遷之所叙雖號三千年其所列者幾人所載者幾事寂寥殘缺首尾不完往往不能成傳或止有其名氏至秦漢乃始稍詳此其獲疎略之譏者而反以為優乎且論文者求其當否而已繁省豈所計哉遷之勝固者獨其辭氣近古有戰國之風耳

邵公濟嘗言遷史杜詩意不在似故佳此繆妄之論也

使文章無形體邪則不必似若其有之不似則不是謂其不主故常不專蹈襲可矣而云不在似非夢中語乎

唐子西云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三百篇已後便有杜子美故學文當學司馬遷學詩當學杜子美其論杜子美吾不敢知至謂六經已後便有司馬遷談何容易哉自古文士過于遷者何限而獨及此人乎遷雖氣質近古以繩準律之殆百孔千瘡而謂學者專當

取法過矣

馬子才子長游一篇馳騁放肆率皆長語耳自古文士過于遷者為不少矣豈必有觀覽之助始盡其妙而遷之變態亦何至于是哉使文章之理果如子才所說則世之作者其勞亦甚矣其言弔屈原之魂云不知魚腹之骨尚無恙者乎讀之令人失笑雖詩詞詭激亦不應爾況可施于文邪蓋馬氏全集其浮誇多此類也

洪邁謂漢書溝洫志載賈讓治河策云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岡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凡五用石隄字而不為冗複非後人筆墨畦逕所能到予謂此實冗複安得不覺然既欲詳見其事不如此當如何道葢班氏之美不必言是特邁過愛而妄為高論耳

退之於前人自班固以下不論以予觀之他文則未敢知若史筆詎可輕孟堅也

揚子雲解嘲云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此不成義理但云為於可為之時為于不可為之時或云可為而為之不可為而為之則可矣

陳後山曰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善為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

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雖奇故不能奇也此論甚佳可以為後學之法

退之送窮文以鬼為主名故可問答往復揚子雲逐貧賦但云呼貧與語貧曰云云恐未安也

謝靈運嘗謂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獨八斗我得一斗古今同得一斗茅璞辨其不然慵夫曰此自狂言又何足論然璞復云可當八斗者惟坡云亦恐不必道坡文固未易及要不可以限量定也

凡為文有遥想而言之者有追憶而言之者各有定所不可亂也歸去來辭將歸而賦耳既歸之事當想而言之今自問途而下皆追録之語其於畦逕無乃窒乎已矣乎云者所以總結而為斷也不宜更及耘耔嘯詠之事退之感二鳥亦然

歸去來辭本是一篇自然真率文字後人模擬已自不宜況可次其韻乎次韻則牽合而不類矣

庾信哀江南賦堆垛故實以寓時事雖記聞為富筆力

亦壯而荒蕪不雅了無足觀如崩于鉅鹿之沙碎于
長平之尾此何等語至云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
尤不成文也
杜詩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横今人嗤點
流傳賦未覺前賢畏後生嘗讀庾氏諸賦類不足觀
而愁賦尤狂易可怪然子美推稱如此且譏誚嗤點
者予恐少陵之語未公而嗤點者未為過也
張融海賦不成文字其序云奇哉海之壯也壯哉海之

奇也何等陋語

滹南集卷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滹南集卷三十五至八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王增聞

滹南集卷三十五

金　王若虚　撰

文辨

退之盤谷序云友人李愿居之稱友人則便知為已之友其後但當云予聞而壯之何必用昌黎韓愈字柳子厚凌準墓誌既稱孤某以其先人善予以誌為請而終云河東柳宗元哭以為誌山谷劉明仲墨竹賦既稱顧以歸我而斷以黄庭堅曰其病亦同盖予我

者自述而姓名則從旁言之耳酒德頌始稱大人先生而後稱吾黠鼠賦始稱蘇子而後稱予思子臺賦始稱客而後稱吾皆是類也前輩多不計此以理觀之其實害事謹于為文者嘗試思焉

崔伯善嘗言退之送李愿序粉白黛緑一節當删去以為非大丈夫得志之急務其論似高然此自富貴者之常存之何害但病在太多且過于浮艶耳餘事皆畧言而此獨説出如許情狀何邪益不惟為雅正之

累而其於文勢亦滯矣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多
却於字
退之行難篇云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
也某任之其死也某誄之予謂上二某字胥商之名
也下二字先生自稱也一而用之何以別乎又曰某
與某何人也任與誄也非罪歟皆曰然然者是其言
之辭也今先生問胥商之為人何如巳之任誄當否
其意未安取決于衆而皆以為然何所是而然之哉

又云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爾又云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于人之賢歟齊與晉也且有二與七十焉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邪又云先生之與者盡于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者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問答之間所下字語皆支離不相應觀者試詳味之

退之行難篇言取士不當求備蓋言常理無甚高論而

自以為孟子不知其矜持亦甚矣

退之原道云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三然後字慢却本意又云責冬衣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葛之飲之多却之字

凡作序而併言作之之故者此乃序之序而非本序也若記若詩若誌銘皆然人少能免此病者退之原道等篇末云作原道原性原毀歐公本論云作本論猶

贅也

退之送温造處士序云洛之南涯曰石生洛之北涯曰温生全篇皆從傍記録之辭而其末云生既至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于盡取此乃方與他人言而遽與本人語亦有方與本人語而却與他人言者自古詩文如此者何可勝數哉

送温造赴河陽軍序云伯樂一過兾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兾北馬多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遂空其羣

邪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此一吾字害事夫言羣空及解之者自是兩人而云吾所謂却是言之者自解也若作彼字其字或云所謂空者吾謂空者皆可矣又云生既至拜公于軍門其爲吾以前所稱爲天下賀以後所稱爲吾致私怨于盡取也二爲吾字當去其一

退之評伯夷止是議論散文而以頌名之非其體也

退之送石洪處士序云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

節度之三月重却節度字但作至鎮到官莅事之類可也又云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彊委重焉其何說之辭之字不安又云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當去祝辭字

退之論時尚之弊云每為文得意人必怪之至應事俗作下筆自慙者人反以為好王元之嘗謂祭裴少卿文當是蓋得之矣然顔子不貳過論亦此類耳而置集中何也

退之祭柳子厚文云嗟嗟子厚而至然耶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而其下復用嗟字似不可也

石鼎聯句序云斯須曙鼓動鼕鼕何必用鼕鼕兩字當削去之

李千墓誌云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筵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多却不食二字

師說云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此兩節文理不相承

王承福傳云又曰粟稼而生者也又字不安蓋前無承福語也

貓相乳說云客曰王功徳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叙之爲貓相乳說云爾既已字不安爾字亦贅

仲長統賛云自謂髙幹有雄志而無雄才自字不安言嘗可也

樊紹述墓誌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于斯極者矣斯極

字殊不愜古人或云何至斯極者言若是之甚耳非極至之極也

退之論許遠之事云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而字上着不得嗚呼字

猫相乳說云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母且死一句贅而害理且之訓將也

薛公達墓誌云鳳翔軍帥設的命射君三發連三中中輒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下五字似不須用史記云陳平從攻陳豨黥布凡六出竒計輒益邑凡六益封亦此類

邵氏聞見録云嘗得退之薛助教誌石與印本不同挾一矢作指一矢甚妙又得李元賓墓銘亦與印本不同印本云文髙乎當世行過乎古人竟何為哉石本乃意何為哉益歎石本之語妙予謂指字太做造不

若挾之自然意字尤無義理亦只當作竟邵氏之評殊未當也茅荆產云碑本葢初作時遂刻之中間或有未安他日自加點定未可知也若初本不同當擇其善者取之不必專以石刻為正此說盡矣

陳後山云退之之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予謂不然唐人本短于議論故每如此議論雖多何害為記葢文之大體固有不同而其理則一殆後山妄為分別正猶評東坡以詩為詞也且宋文視漢唐百體皆

異其開廓橫放自一代之變而後山獨怪其一二何邪

後山詩話云黄詩韓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則無工矣然學者必先黄韓不由黄韓而為左杜則失之拙易此顛倒語也左杜冠絶古今可謂天下之至工而無以加之矣黄韓信美曾何可及而反憂學者有拙易之失乎且黄韓與二家亦殊不相似初不必由此而為彼也陳氏喜為高論而不中理每每如此

丹陽洪氏注韓文有云字字有法法左氏司馬遷也予謂左氏之文固字字有法矣司馬遷何足以當之文法之疎莫遷若也

柳子厚謂退之平淮西碑猶有帽子頭使已為之便說用兵伐叛此爭名忌前妄加詆病耳其實豈必如是論而今世人往往主其說凡有以議論入者輒援此駁之亦已過矣

劉禹錫評𣪺文昌平淮西碑云碑頭便曰韓弘為統公

武為將用左氏欒書將中軍欒黶佐之之勢也又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嗚呼劉柳當時譏病退之出于好勝而爭名其論不公未足深怪至于文昌之作識者皆知其陋矣而禹錫以不情之語妄加推奬蓋在傾退之故因而為之借助耳彼真小人也哉

東坡嘗欲效退之送李愿序作一文每執筆輒罷因笑曰不若且讓退之獨步此誠有所讓邪抑其實不能

耶蓋亦一時之戲語耳古之作者各自名家其所長不可強而獨其優劣不可比擬而定也自今觀之坡文及此者豈少哉然使其必模倣而成亦未必可貴也

郤氏云韓文自經中來柳文自史中來定是妄說恰恨韓文皆出于經柳文皆出于史或謂東坡學史記戰國策山谷專法蘭亭序者亦不足信也

世稱李杜而李不如杜稱韓柳而柳不如韓稱蘇黃而

黄不如蘇不必辨而後知歐陽公以為李勝杜晏元獻以為柳勝韓江西諸子以為黄勝蘇人之好惡固有不同者而古今之通論不可易也

晏殊以為柳勝韓李淑又謂劉勝柳所謂一蟹不如一蟹

柳子厚放逐既久憔悴無聊不勝憤激故觸物遇事輒弄翰以自託然不滿人意者甚多若辨伏神憎王孫駡尸蟲斬曲几哀溺招海賈之類若無義理徒費雕

鵠不作焉可也黔驢等說亦不足觀

罵尸蟲文意本責尸蟲而終之以祝天帝首尾相背矣

捕蛇者說云叫號乎東西隳突乎南北殊為不美退之

無此等也

子厚才識不減退之然而令人不愛者惡語多而和氣

少耳

滹南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滹南集卷三十六

金　王若虛　撰

文辨

杜牧之阿房宫賦云長橋卧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或以雩爲雲字之誤其説幾是然亦於理未愜豈望橋時常晴而觀複道必隂晦耶鼎鐺玉石金塊珠礫曾子固以爲塊當作塊言視金珠如土塊瓦礫耳然則鼎鐺玉石亦謂視鼎如鐺視玉如石矣無

乃大艱詭而不成語乎棄擲迤邐恐是迤邐棄擲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愛其人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多嗟乎字當在滅六國上尾句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此亦語病也有使字則哀字下不當復云後人言哀後人則使當云讀者詳之王義方彈李義府章云貪冶容之美原有罪之淳于恐漏泄其謀殞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猶

輕回天轉日之威方斯吏劣金風屆節玉露啓塗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鸇並擊請除君側少荅鴻私其辭蕪陋讀之可笑而林少頴觀瀾集顧選取之何其濫也

封敖為李德裕制辭云謀皆予同言不他惑斯亦無甚可嘉而德裕大喜且以金帶贈之蓋德裕得君謀從計合方自以知遇為幸而敖適中其心故爾又武宗使作詔書慰邊將傷夷者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

善其如意賜以宮錦予謂居字亦不愜也

楚詞自是文章一絶後人固難追攀然得其近似可矣如皮日休擬九歌有云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霜滿樓汀邊月色兮曉將曉浦上蘆花兮秋復秋此何等語耶

李翺與王載言書論文云義雖深理雖當辭不工不能成文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

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廼爾則班固言之矣曰皭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予謂文貴不襲陳言亦其大體耳何至字字求異如翺之說且天下安得許新語耶甚矣唐人之好奇而尚辭也

歐陽晝錦堂記大體固佳然辭困而氣短頗有争張粧飾之態且名堂之意不能出脫幾于罵題或曰記言魏公之詩以矜名譽為薄而以昔人所誇為戒意者

魏公自述甚詳故記不復及但推廣而言之耳惜未見魏公之詩也曰是或然矣然記自記詩自詩後世安能常並見而參考哉東坡作周茂叔濂溪詩云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抛彭澤米偶似西山夫姑即世所知以為溪之呼如此則無病矣

桑榆雜録云或言醉翁亭用也字太多荆公曰以某觀之尚欠一也字坐有范司户者曰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必此處欠之荆公大喜予謂不然若

如所說不惟意斷文亦不健矣恐荆公無此言誠使有之亦戲云爾

醉翁亭記言太守宴曰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似是泉造也

宋人多譏病醉翁亭記此蓋以文滑稽曰何害為佳但不可為法耳

荆公謂王元之竹樓記勝歐陽醉翁記魯直亦以為然曰荆公論文常先體製而後辭之工拙予謂醉翁亭

記雖涉玩易然條達迅快如肺肝中流出自是好文章竹樓記雖復得體豈足置歐文之上哉

歐公秋聲賦云如赴敵之兵不聞號令惟聞人馬之行聲多卻聲字又云豐草綠縟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多卻上二句或云草正茂而色變木方榮而葉脫亦可也

憎蒼蠅賦非無好處乃若蒼頭了髻巨扇揮颺至頭垂而腕脫或亦寐而顛僵殆不滿人意至于孔子何由

夢周公于髣髴莊周何由與蝴蝶而飛揚已為勉強而又云王衍何暇于清談賈誼堪為之太息可以一笑也議者謂永叔不能賦豈此等語耶

宋人詩話言薛奎君京下畏其嚴號薛出油奎聞之後在蜀乃作春游詩十首因自呼薛春游蓋欲換前稱也歐公誌奎墓云公在開封以嚴為治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囹圄為之數空而至今人猶或目之歐公所謂俚語必詩話所載

者也然後世讀之安能知其意耶刪之可也

歐公贊唐太宗始稱其長次論其短而終之曰然春秋之法常責備于賢者此一然字甚不順公意本謂太宗賢者故責備耳若下然字却是不足責也必以蓋字乃安世人讀之皆不覺會當有以辨之者又云自古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既曰由漢以來則自古字亦重複

歐公多錯下其字如唐書藝文志云六經之道簡嚴易

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德宗贊云貽見屈于
正論而忘受欺于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
輔為賣直而不能容薛奎墓誌云遭時之士功烈顯
于朝廷名譽光于竹帛故其常視文章為末事蘇子
美誌云時發憤悶于歌詩又喜行草皆可愛故其雖
短章醉墨落筆爭為人所傳尹師魯誌云所以見稱
于世者亦所以取嫉于人故其卒窮以死此等其字
皆當去之五代史蜀世家論云龍之為物以不見為

神令不上于天而下見于水中是失職也然其一何多歟然其二字尤乖戾也

歐公誌蘇子美墓云短章醉墨往往爭為人所傳爭字不安

張九成云歐公五代史論多感歎又多設疑蓋感歎則動人設疑則意廣此作文之法也慵夫曰歐公之論則信然矣而作文之法不必再是也

歐公散文自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潔峻健耳五

代史論曲折大過往往支離蹉跌或至渙散而不收助詞虛字亦多不愜如吳越世家論尤甚也

湘山野録云謝希深尹師魯歐永叔各為錢思公作河南驛記希深僅七百字歐公五百字師魯止三百八十餘字歐公不伏在師魯之下别撰一記更減十二字尤完粹有法師魯曰歐九真一日千里也予謂此特少年豪俊一時爭勝而然耳若以文章正理論之亦惟適其宜而已豈專以是為貴哉蓋簡而不已其

弊將至于儉陋而不足觀矣

歐公謝校勘啓云脫絢組之三十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于一篇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之為閏其舉訛舛之類初止于是蓋亦足矣而播芳載董逌謝正字啓窮極搜抉幾二千言此徒以該贍誇人耳豈為文之體哉

邵公濟云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東坡之文英氣多

和氣少其論歐公似矣若東坡豈少和氣者哉文至東坡無復遺恨矣

趙周臣云黨世傑嘗言文當以歐陽子為正東坡雖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謬語歐文信妙詎可及坡坡冠絶古今吾未見其過正也

冷齋夜話載東坡經藏記事荆公愛之至稱為人中龍若溪辨之以為坡平時譏切介甫極多彼不能無芥蔕于懷則未必深喜其文疑冷齋之妄予觀坡在黄

州答李悰書曰聞荆公見稱經藏文是未離妄語也便蒙印可何哉然則此事或有之二公之趣固不同至于公論豈能遂廢而茗溪輒以私意量之耶李定鞠子瞻獄必欲置諸死地疾之深矣然而出而告人以為天下之奇才蓋嘆息者久之而何疑于荆公之言乎

荆公謂東坡醉白堂記為韓白優劣論蓋以擬倫之語差多故戲云爾而後人遂為口實夫文豈有定法哉

意所至則爲之題意適然殊無害也

東坡超然臺記云美惡之辨戰乎中去取之擇交乎前不若云美惡之辨戰乎中去取之擇戰乎中也乎由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不須其臺字但作名之可也

東坡韓文公廟碑云其不眷戀于潮也審矣審字當作必蓋必者料度之詞審者證驗之語差之毫釐而實若白黑也

或疑前赤壁賦所用客字不明予曰始與泛舟及舉酒屬之者衆客也其後吹洞簫而酬答者一人耳此固易見復何疑哉

赤壁後賦自夢一道士至道士顧笑皆覺後追記之辭也而所謂疇昔之夜飛鳴過我者却是夢中問答語

蓋嗚呼噫嘻上少勾喚字

黠鼠賦云吾聞有生莫智于人擾龍伐蛟登龜狩麟役萬物而君之卒見使于一鼠墮此蟲之計中驚脫兎

于處女夫役萬物者通言人之靈也見使于鼠者一已之事也似難承接

東坡祭歐公文云奄一去而莫予追予字不安去之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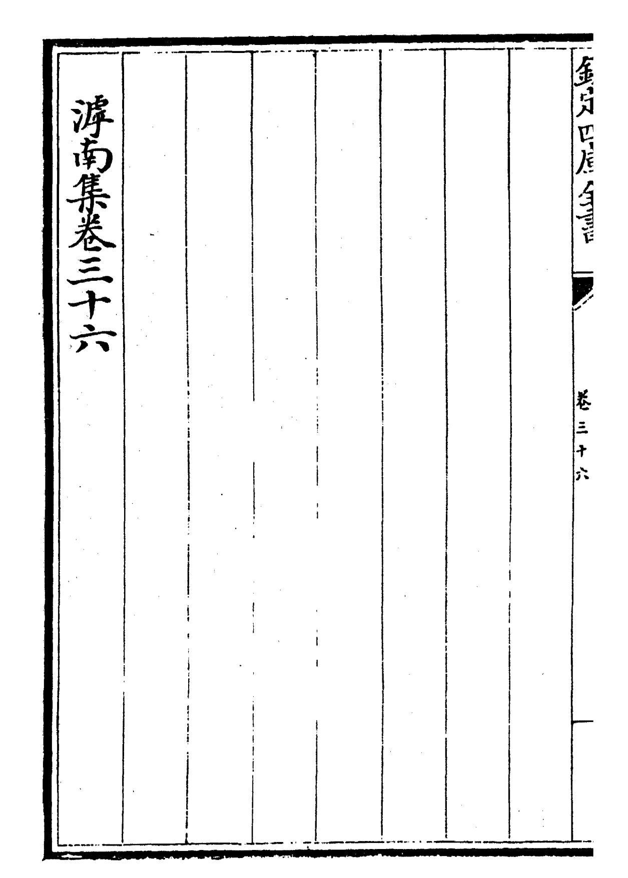
東坡用矣字有不安者超然臺記云辭福求禍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蔽之矣大悲閣記云髮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手足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有以亂之矣韓文公廟碑云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沒而亡者矣此三矣字皆不

安明者自見蓋難以言說也

東坡自言其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滔滔汩汩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自知所之者常行于所當行而止于不可不止論者或譏其大誇予謂惟坡可以當之夫以一日千里之勢隨物賦形之能而理盡輒止未嘗以馳騁自喜此其横放超邁而不失為精純也耶

東坡之文具萬變而一以貫之者也為四六而無俳諧

偶儷之槩為小詞而無脂粉纖艷之失楚辭則略依
倣其步驟而不以奪機杼為工禪語則姑為談笑之
資而不以窮葛藤為勝此其所以獨兼衆作莫可端
倪而世或謂四六不精于汪藻小詞不工于少游禪
語楚辭不深于魯直豈知東坡也哉



湻南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滹南集卷三十七

金 王若虛 撰

文辨

古人或自作傳大抵姑以託興云爾如五柳醉吟六一之類可也子由著穎濱遺老傳歴述平生出處言行之詳且詆訾衆人之短以自見始終萬數千言可謂好名而不知體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說而以為不必存蓋亦自覺其失也歟

思子臺賦步驟馳騁抑揚反覆可謂奇作然引扶蘇事不甚切按始皇止以扶蘇數直諫故使監兵于外當時趙高輩未敢逞其姦及帝病亟為書召扶蘇而高輩矯遺詔賜死耳責始皇不蚤定儲嗣則可謂其信讒而殺之非也且秦何嘗築臺寄哀而云三后一律同名齊實乎幸曾孫之亡恙或可慰夫九原此兩句隔斷文勢宜去之其言晉惠事云寫餘哀于江陸發故臣之幽契夫江統陸機之作詠出于己意而非上

命則畦逕有礙亦當刪削其言曹操事云然後知鼠輩之果無此尤乖戾本以受倉舒相明而却似借華佗又云同舐犢于晚歲又何怨于老臞操問楊彪何瘦而答以老牛舐犢操為改容是豈有怨意哉但下疑怪等字可也

蘇叔黨颶風賦云此颶之漸也少箇風字又云此颶之先驅爾却多颶字但云此其先驅足矣風息之後父老來唁酒漿羅列至于塞茅屋補垣墻理草木葺軒

檻則時巳久矣而云巳而山林寂然水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豈可與上文相應哉

魯直山茶賦云彼細腰之子孫與莊生之物化方培戶而思温故無得而凌跨竹谿党公曰此止謂冬無蜂蝶耳何用如許予謂詞人狀物之言不當如是論然數句自非佳語細腰子孫既巳不典而又以莊生物化為蝶不亦謬乎

江西道院賦最為精密然酌樽中之酥一句頗贅但云

公試為我問山川之神足矣

王元之待漏院記文殊不典人所以喜之者特取其規諷之意耳

代古人為文者必彼有不到之意而吾為發之且得其體製乃可如柳子對天蘇氏倂公說項羽之類蓋庶幾矣王元之擬伯益上夏啓子房招四皓等書既無佳意而語尤卑俗只是已作其徒勞亦甚而選文者或録之又何其無識也

張伯玉以六經閣記折困曾子固而卒自爲之曰六經閣者諸子百氏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士大夫以爲美談予嘗於文鑑見其全篇冗長汗漫無甚可嘉不應遽勝子固也或言子固陰毀伯玉且當時薦譽者大盛故伯玉薄之云

宋人稱胡旦喜玩人嘗草江仲甫升闕使額制云歸馬華山之陽朕雖無愧放牛桃林之野爾實有功江小字忙兒故也又行一巨璫誥詞云久淹禁署克

慎行藏由是宦豎切齒夫制誥王言也而寓譏雜戲
侮之語豈不可罪哉

孫覿求退表有云聽貞元供奉之曲朝士無多見天寶
時世之粧外人應笑新豐翁右臂已折杜陵叟左耳
又聾夫臣子陳情于君父自當以誠實懇惻為主而
文用四六既已非矣而又使事如此豈其體哉宋自
過江後文弊甚矣

舊說楊大年不愛老杜詩謂之村夫子語而近見傳獻

簡嘉話云晏相常言大年尤不喜韓柳文恐人之學常橫身以蔽之嗚呼為詩而不取老杜為文而不取韓柳其識見可知也

吾舅周君德卿嘗云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得首肯至哉其名言也杜牧之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抓李義山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此豈巧于外者之所能耶

邵氏云楊劉四六之體必謹四字六字律令故曰四六然其弊類俳可鄙歐蘇力挽天河以滌之偶儷甚惡之氣一除而四六之法則亡矣夫楊劉惟謹于四六故其弊至此思欲反之則必當爲歐蘇之橫放旣惡彼之類俳而又以此爲壞四六法非夢中顛倒語乎且四六之法亦何足惜也

四六文章之病也而近世以來制誥表章率皆用之君臣上下之相告語欲其誠意交孚而駢儷浮辭不啻

如俳優之鄙無乃失體耶後有明王賢大臣一禁絶之亦千古之快也

科舉律賦不得預文章之數雖工不足道也而唐宋諸名公集往往有之蓋以編録者多愛不忍割因而附入此適足為累而已柳子厚夢愈膏肓疾賦雖非科舉之作亦當去之

凡人作文字其他皆得自由惟史書實録制誥王言決不可失體世之秉筆者往往不謹馳騁雕鐫無所不

至自以得意而讀者亦從而歆羡識真之士何其少也

凡文章須是典實過于浮華平易多于奇險始為知本末世之作者往往致力于其末而終身不返其顛倒亦甚矣

或問文章有體乎曰無又問無體乎曰有然則果何如曰定體則無大體須有

書傳中多有自今以來之語此亦疵病蓋由昔至今而

云來則順由今至後者言往可也

宋玉稱鄰女之狀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施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予謂上二太字不可下夫其紅白適中故施粉太白施朱太赤乃若長短則相形者也增一分既已太長則先固長矣而減一分乃復太短却是元短豈不相窒乎是可去之可也

史記屈原傳云每出一令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曰字與以為意重複柳文鶻說云余疾夫今之

說曰以煦煦而黙徐徐而俯者善之徒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亦是類也

史記田敬叔完世家云大史敫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恒人而憐之梁鴻傳云鄰里耆老見鴻非恒人蔡邕狀異恒人孫權骨體不恒苻堅骨相不恒姚萇志度不恒此等恒字皆當作常蓋恒雖訓常止是久遠之意非尋常之常也

張良問髙祖曰上平生所憎誰最甚者袁盎慰文帝曰

上自寬夫稱君為上自傍而言則可面稱之似不安也

張釋之言盜長陵一抔土抔掬也此本謂發冢而云一抔者蓋不敢指斥耳駱賓王檄武后書云一抔之土未乾世皆稱工而其語意實未安也而唐彥謙詩復有眼見愚民盜一抔之句豈不益謬哉

張安世為光祿勲郎有小便殿上者主司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耶何以字别却本意當云安

知非耳

後漢張升見黨事起去官歸鄉里與友人相抱而泣陳留父老見而謂曰網羅張天去將安所朱泚敗走失道問野人答曰天網恢恢逃將安所二所字不成謂之往可也

吴志蜀零陵太守郝普爲吕蒙所紿而降慙恨入地此不成義理謂有欲入地之意則可直云入地可乎

新唐記姚崇汰僧事云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此本萬

二千餘人耳如予京所云則是多餘許數也可謂求文而害理然此病人多犯之者不獨予京也

范蜀公記狄青面具事止云帶銅面具而已澠水燕談則曰面銅具閧見録又曰帶銅鑄人面予謂邵氏語頗重濁燕談似簡而文然安知其為何具俱不若蜀公之真蓋面具二字自有成言也

通鑑云吳王孫晧惡人視己群臣侍見莫敢舉目左丞相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猝有不虞不知所赴

吳主乃聽凱自視而他人如故予謂自視字不安若云獨聽凱視可矣

通鑑劉聰朝崔暐說太弟又曰四衛精兵不減五千晉孝武時幽州治中平規謂唐公洛曰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唐懿宗每月宴設不減十餘予謂凡不減字止可於比對處言之而非所以料數也宇文泰謂賀拔岳曰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是矣餘減字皆當作下新唐書劉仁軌諫校獵妨農事云役雖簡

省猶不損數萬損字尤非也

通鑑云謝安好聲律朞功之慘不廢絲竹予謂聲律字不安若作聲伎聲樂或音律則可矣

通鑑云苻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旦字不安

通鑑宋紀蕭道成遣薛淵將兵助袁粲淵固辭道成曰但當努力無所多言齊紀豫章王嶷常慮盛滿求解揚州武帝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二所字殊乖也

通鑑魏中尉元匡劾于忠專恣云觀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舊唐上官婉兒為太子所索大呼曰觀其此意即當次索皇后以及大家周書言齊王憲善處嫌疑云高祖亦悉其此心故得無患其此二字豈可一處用新唐李德裕論朋黨云仁人君子各行其已不可交以私亦下不得其字

史傳中間有不避俗語者以其文之則失真也齊後主欲殺斛律光使力士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通鑑改

為不仆仆亦倒也然仆字下便不宜用

通鑑唐文皇時權萬紀言宣饒二州銀利事上曰卿欲以桓靈俟我耶俟當作待葢俟雖訓待乃俟待之待非待遇之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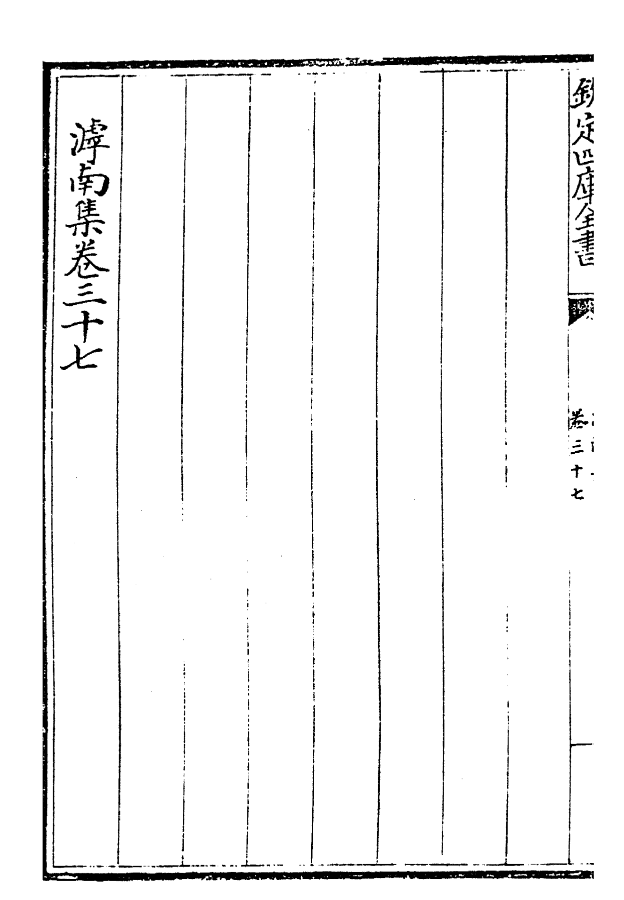
通鑑云唐宣宗時吐蕃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伍千里赤土殆盡却是幾無也不若作徧字

通鑑記周世宗禁銅事云惟官法物及寺觀鐘磬等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悉令輸官既有外字不當更云

自餘也然楚世家或説頃襄王之辭亦有外其餘字

揚雄之經宋祁之史江西諸子之詩皆斯文之蠹也散

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詩則反是矣



渭南集卷三十七